

## 父亲的彼岸

张溥

父亲首先是一个讲故事的人，然后才是一名作家。因此我们聊谈的大多是天高海阔，芸芸众生，真正谈到写作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
我们关于写作的几次对话，总结下来主要是两课：

第一课，叫作期待视野，即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明白面向的读者是谁，文章是为谁而作；

第二课，叫作两世为人，是说写作的过程给予了我们发现与塑造自我的机会。用他的话讲，是“穿越自身，抵达彼岸”。

今天这些文字，我想写给许许多多关爱着父亲的亲朋好友，谈谈父亲的“此岸”与“彼岸”。

从8月15日确诊晚期肺癌，到11月23日离世，父亲与实力强劲的病魔只交手了100日。在这短短的100日里，死神挥着镰刀，收割了他强健的体魄、敏锐的思维，只留下了病床上的空空如也。

我想，死神是急迫的，他急于听到对手的哀求。然而我那向来多话的父亲，却在死神面前展现了山一般的沉默。他没有哀叹过命运，没有抱怨过疼痛，连他那暴烈如火的脾性，都未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失控。

10月的尾巴上，父亲的身体已经十分衰弱了。纵使我们不去谈论死亡，它的阴影也始终笼罩在病房里。

有天中午，父亲勉强喝了几口鱼汤，闭着眼睛，靠在病床上休息。不序不跋，我问他：“你怕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怕。”这便是我们父女二人关于死亡的全部探讨。

那么，父亲到底怕不怕呢？

在成为如今这个勇敢坚毅的男人前，父亲也曾经是，甚至一直是个敏感羞怯的孩子。他的感知力、想象力和洞察力滋养了他的创作，却也滋生了他五彩斑斓的噩梦。

自我记事起，父亲每过一阵子就会在夜里怒吼着醒来，点一支烟，回味大脑刚刚呈上的恐怖故事。因此，即使父亲在我面前从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，我却深知他和内心恐惧之间那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。

也是因此，即使我与父亲已经相伴了近30年，我仍然无法判断，他会不会在生命的最终向恐惧低头。

如今，我的判断已不重要了。

如果死亡是人生最后一问，那么父亲的回答也确确实实就是“我不怕”。他在阅读和写作中体察世人，理解生命，最终穿越了人类最本能的恐惧，平和而从容地走向了自己的结局。

他让我相信，纵使再敏感脆弱的灵魂，也可以洋洋洒洒过一生，永远无所畏惧；人类这不堪一击的躯壳里，也能安放一颗柔软又勇敢的仁者之心。



王斌礼 绘

## 那张小方桌

崔国宏

夜雨缠绵的初冬时节，目光落到放着书与热茶的小方桌上，心难沉静。记忆如惊涛般拍击了我，瞬间想起父母老屋里那张饱经岁月风霜的小方桌。

儿时的小方桌是我们的小饭桌。最初，它被摆放在一个铺着花花绿绿棉布的大炕上。年幼的兄弟姐妹常常在炕上玩耍，玩累了，就扑坐到小方桌旁喝水，喝完把小碗放到炕边砌的灶台上。

那时，母亲还很年轻，一声“饭好了”的呼唤，我们就拥坐在那张卯榫结构的小方桌旁。炒土豆丝、拌咸菜、雪白松软的馒头和黄澄澄的小米粥，虽然简单，却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饭。父亲爱给我们讲人生道理，叫我们好好学习。偶尔，他也会讲一些趣事，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

随季节变化，小方桌有时会摆放在院里的梧桐树下。我们全家人在杨柳依依的春色里啃过老母鸡的翅膀，吃过玫瑰色的红薯；也在盛夏的傍晚，喝着玉米糊糊，咬着咸菜；在秋日的晨风中，拨开老玉米棕色的胡须。最难忘的，是冬季炕头的小饭桌上，清炒的大白菜散发着它本真的味道，我们吃完叶子，又抢着吃帮子。

我上学后，小方桌又成了我的书桌。晚饭后，我常常趴在桌上写作业，母亲则在一旁纳着鞋底儿。

每到春节，小方桌就被放到大炕的中间，母亲在上面摆满了花生、瓜子、糖块等好吃的。家里来了亲友，父母便亲切地招呼着他们“上炕去，上炕去”。亲友便脱了鞋，盘腿坐到炕上，嗑瓜子、喝茶、吃饭。

岁月如梭，我们兄弟姐妹次第长大，父母不知不觉中雪染双鬓，小方桌也被岁月打磨得油黑发亮，桌腿咿呀作响，俨然一位上了年纪的尊长。

我18岁那年，父母盖起4孔新砖窑。那一年，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。临行前，全家人围坐在崭新的大餐桌旁为我饯行。记得在我荣立三等功的那个晚上，我浅浅入梦，看到的却是那张黝黑破旧的小方桌……

小方桌饱含着岁月的深情，陪我一路前行。

## 万里之遥的表妹们

雪松

孩提时代，江英和军英偶尔也到我家小住，那多是听说了我们村“弄”电影的消息。江英后来一直对这个“弄”的叫法感到好奇。更多的时候，是我和弟弟妹妹到外公外婆家去。尤其是夏秋季节，我们一起上梁下沟、割草挖菜、摘山丹花、拦溪筑坝、捉小蝌蚪、打瓦跳绳、烧烤土豆，有趣得很。秋季，我们敲木瓜、打枣、挖甘草和远志等药材，攒多了拿到集市换钱，买个饼子解馋。夜幕降临后，我们在窑洞里戏小猫、捉迷藏，翻箱倒柜地让人不省心。我和江英偶尔也会闹点小摩擦，这时候，她就去找大人告状……江英有时会拉着我到打谷场去看星星。我知道，她一定是思念远方的亲人了。

去年，大舅一家回乡省亲，我们没有因为时空阻隔而疏远，反而觉得更加亲密无间了。在我的眼里，表妹也是亲妹妹一般的存在呢！

上小学的时候，我生活在闭塞的山区，妹妹们带回《人民画报》《解放军画报》等，我常常喧宾夺主，借而不还，一直翻到看不清书的本来面目。尤其是一本本《北京儿童》杂志，总是爱不释手，成为我步入写作之门的启蒙老师。

江英与军英和我的母亲感情极深，她们彼此吸引，相互牵挂。每当我提及她俩的信息，母亲总会眼睛发光，难掩笑意。见面时，两人会给姑姑精心挑选礼物，还会与姑姑视频聊天，提醒她养生保健。

虽然近半个世纪，我们聚少离多。但两位表妹却时常浮现我心里。北半球的冬季来了，远在南半球的妹妹们，你们还好吗？



陈丽斌

我从小在清徐农村长大。在我8岁那年，一场猝不及防的医疗事故，如同一道狰狞的闪电，瞬间撕裂了父亲原本平静祥和的生活，自此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仿佛一座原本坚固的山峰，开始出现了道道裂痕。然而，命运的捉弄似乎并未就此罢休。当我终于大学毕业，父亲被诊断出患有非霍奇金淋巴瘤，这个噩耗犹如一记重锤，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头。

但父亲从未在我面前流露出丝毫的脆弱。小时候，家里的经济条件捉襟见肘，为了让我们过得好一些，父亲总是不知疲倦地起早贪黑，辛勤劳动。夏日炎炎，他在田间挥汗如雨；秋风瑟瑟，他在地里弯腰收割，收获果实。夕阳西下，他扛着锄头从田间归来的背影，在金色的余晖中显得那么高大。

我求学时，每次离家返校，父亲都会默默地帮我提着沉甸甸的行李，送我到村口。他总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望着我渐行渐远。我不敢回头，我怕看到他那充满牵挂的目光，更怕看到他那因岁月的侵蚀和劳累的消磨而略显佝偻的背影。那背影里，藏着他对我深深的爱，藏着他对我未来的期待。

如今，每次回家，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身影，我的心都会疼痛。可他总是微笑着安慰我：“别担心，爹没事。”他的笑容里，有强装的轻松，更有对我的鼓励与安抚。

父亲的一生，都在为我默默付出。他用粗糙的双手，努力为我创造着更好的条件；他用宽广的胸怀，包容着我的一切；他用深沉的爱，温暖着我成长的每一个瞬间。他的背影不再挺拔，但在我心中，那永远是世界上最伟岸、最伟大的身影。

那背影里，蕴含着父亲对我无尽的爱。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